

# 多管齊下提升競爭力推動經濟增長



政策建議  
葉劉淑儀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即將公布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今年預算案備受矚目，因社會各界都意識到香港目前面對的經濟形勢與以往不同。自從2019年開始至最新年度，政府已錄得四個年度赤字。基本法第107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雖然有基本法專家表示，有關係文並不等於要求特區政府每年都要收支平衡，但如若香港長期陷入財赤，情況顯然不理想，甚至會引致國際評級機構下調香港的投資展望與信貸評級，將來特區政府如需要發債為大型基建融資，就要付出很高的利息。

事實上，不少西方國家的當權者，為了爭取選票而變得民粹，放棄控制經常性開支，造成政府債台高築，美國就是典型例子。2023年9月，美國聯邦政府債務首度攀升至33兆美元新高。有經濟分析師估算，美國債務於2020年前，大約等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80%，升至近兩年的100%。美國憑藉其金融霸權，有能力自行印鈔，完全無視財政紀律，其不負責任的

態度，對全球都有禍害。例如為了控制美國40年來最嚴重的通脹問題，美國自2022年3月開始，連續加息十次，對全球經濟造成很大的傷害。

財政司司長面對的另一個挑戰，是香港內部消費疲弱。疫情過後，香港恢復與內地和海外正常通關，港人北上成風，尤其港人到深圳飲食和購物的風氣甚盛。《金融時報》1月中引述穆迪研究員預計，香港市民在2023年在內地消費500億美元，相當於原本預測期內在港零售總值的12.5%，數字相當驚人，反映對本地的飲食及零售業都有很大影響，這還未計及港人到日本或泰國等鄰近地區的消費總值，可見港人外遊也影響本地的消費市場，是當局需要直面的問題。

## 多辦大型體育娛樂盛事

政府先後在多個地區推出「夜繽紛」、「日夜都繽紛」等活動振興經濟，可是光靠這類經濟活動對提升香港整體GDP並不足夠，而且一些舉行經濟活動的地點如廟街、林村等地，舉辦市集會對鄰近店舖的生意帶來什麼影響也是難以控制。

對於香港消費市道疲弱，有意見認為業界服務不濟，需要推動禮貌運動。我認為除了小部分從業員不夠禮貌外，也要正視香港的服務成本高，如租金高、人手短缺的事實。因此，香港無法只靠本地特色

消費與鄰近地區如深圳等競爭，無論怎樣努力搞市集、辦「日夜都繽紛」等活動，港人北上消費的趨勢難以瞬間逆轉。我認為要待至港元回軟，內地因消費暢旺而導致價格上升，屆時或有機會令港人大規模北上的熱潮冷卻。

對於消費市道疲弱，政府可以怎樣回應呢？有旅遊界人士極力建議政府爭取恢復深圳戶籍居民赴港的個人遊簽注至「一簽多行」，及開放更多內地城市來港自由行的需求。當然政府仍需要多想方法，推出更多有新意及具特色的旅遊設施及產品，提供更多誘因讓遊客過夜，延長留港的時間，增加在港消費的意欲。

此外，有不少議員提出多辦盛事，如大規模的體育盛事或娛樂盛事。美國創作歌手Taylor Swift的演唱會，其全球巡迴演唱會收入達10億美元，如可吸引國際知名歌手來港舉辦大型演唱會，將可刺激周邊經濟，但因香港暫未有大型表演場地，估計隨着啟德體育園的主場館於明年落成啟用，這個可以容納超過5萬名觀眾的場館，有助吸引更多國際級表演單位來港獻技，希望特區政府努力邀請國際巨星來港演出，及舉辦多些體育盛事，來刺激周邊經濟及提振消費市場。

香港經濟的另一個挑戰是股市與樓市的疲弱。樓市方面，雖然去年10月行政長

官在施政報告為樓市「減辣」後，樓宇交投有所增加。稅務局數據顯示，主要反映非首置客入市情況的新住宅印花稅（NRSD）或俗稱雙倍印花稅（DSD）宗數和相關稅款連續兩個月造好，去年12月宗數達311宗，創兩年新高。而很多一手樓靠地產商提供回贈，大型屋苑的樓價近年也持續反覆偏軟。而股市的疲弱，在今年以來，恒指一度跌破15000點關口，令部分股民對股市前景擔憂，加上IPO新股集資持續疲弱，可預期2024年後市走勢也面臨相當壓力。

股市指數素來被看成是一個地區經濟情況的風向儀，反映當地經濟表現的強弱，股市低迷會減少企業來香港上市的意欲，上市或合併活動減少，亦嚴重影響金融、會計、法律及其他相關行業的商業服務，對香港作為現代商業金融服務中心的實力有很大影響，而地產市道低迷對經濟也有同樣負面影響。因此，無論是股市或房產市場，價值下跌都等於財富蒸發，也容易導致市民不願消費，影響整體經濟表現。

## 鞏固提升三國際中心地位

有見及此，我帶領的新民黨在1月份拜訪財政司司長，就最新年度預算案提供多項建議，建議書分為三部分，包括即時提振經濟，改善長遠競爭力及惠及民生。

在刺激經濟方面，我們提出多個創新的建議，包括建議金管局改變其投資策略，在其投資組合中撥一份額購買優質港股，即市盈率低、回報高，兼非常穩健的公司股票，一來可提振市場信心，也可憑這些投資得到較高的投資回報，也是政府開源的措施之一。第二，我們建議政府支持多些辦大規模的演唱會，吸引世界各地的樂迷來港。第三，我們建議削減烈酒稅，酒精含量超過30%的酒類飲品，稅率由100%減至50%。減低烈酒稅的預期效果會像2008年取消紅酒稅那樣，對政府庫房收入影響甚少，但極有可能刺激該類酒類飲品在香港的銷售和拍賣，帶動飲食業消費，同時令香港成為享用各類美酒的中心。第四，建議政府推出「訪港旅客消費折扣券」先導計劃，以酒店折扣優惠鼓勵旅客延長在港逗留時間。

對於長遠競爭力來說，我們認為香港最重要是鞏固三個國際中心的地位，即國際金融、貿易及航運中心，政府要聚焦做宏觀的策略研究，了解國際的競爭環境如何改變，以採納適合的競爭策略應對，確保香港的三個國際中心的地位得以鞏固和提升。期望財政司司長在新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憑其智慧，精準收集民意，為香港嚴峻的經濟環境拼出光明的出路。

行政會議召集人、立法會議員、新民黨主席

# 從23條立法看西方的可恥「雙標」

銳評  
陳鋒

從特區政府展開23條立法諮詢的第一天開始，美英的一些政客甚至連立法建議都沒看，就迫不及待地作出抹黑和攻擊。他們不顧23條立法對人權自由的充分保障，不顧23條立法其實遠較西方國安法律更寬鬆的種種事實，無所不用其極地「妖魔化」立法。然而，對於像新加坡政府那樣動用《防止外來干預法令》針對外國地區商會會長的行為，卻又表現毫不在意。難道美英在新加坡沒有商會嗎？難道他們在當地沒有「大量直接投資」嗎？事實一再說明，美西方根本不關心23條立法的具體內容，他們真正關心的是如何通過打擊香港來達到「以港遏華」的目的。

今年2月初，據新加坡媒體報道，該國內政部將新加坡香港商會會長陳文平列為「具政治影響力者」。並稱，根據其註冊官評，陳文平有可能被外國勢力影響，並表現出推進行利益意願。考慮到公共利益，有必要對他採取《防止外來干預（對應措施）法令》的相關措施。內政部又表示「可向內政部長上訴」。

## 無視23條立法保障人權

這是該國《防止外來干預法令》（Foreign Interference Countermeasures Act, FICA）2021年通過以來的首宗相關個案。此法雖無「國家安全」之名，但卻有「國安法律」之實，賦予當局莫大權力，使之能夠打擊任何其眼中「為外國勢力服務」的個體、組織、活動。

如果將該法與23條立法建議作一比較，便能發現誰更符合法治精神、誰的「紅線」更清晰。最簡單的例子便是，新加坡該條法

律賦予行政當局全方位的權力，只要當局認定，便可納入所謂的「具政治影響力者」名單，甚至不用經過法庭審訊；而上訴對象也不是法庭，而是內政部長。相比之下，23條立法建議，不僅沒有這樣的「登記名單」，且所有相關指控都交由法庭進行審訊，行政當局沒有任何「定罪」權力。

但不論是該法的諮詢、審議、通過還是具體執行階段，何曾見過美西方當局發出哪伯是任何一個字的「反對聲明」？但自23條立法諮詢於1月30日展開後，美西方卻是迫不及待地第一時間發出所謂的「聲明」。例如，1月31日，歐盟發言人聲稱，「23條立法的範圍和嚴厲程度，甚至超越香港國安法，將會進一步削弱香港僅餘的自由」。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稱，「香港的自由已因『國家安全的幌子』而大幅削弱」；至於美國當局，一方面攻擊抹黑23條立法，另一方面又稱，「由於各國對香港有大量直接投資，亦有大批海外人士居港」，所以聲稱「會持續發聲」云云。

因為在香港有投資，所以就肆意干預抹黑香港23條立法？這根本是自欺欺人的「話術」。據統計，2023年，美國在香港的公司僅有260家，在新加坡有多少？2021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會見美國副總統哈里斯時表示，在新加坡運作的美國公司近5500家，美國是新加坡最大的外國投資方，直接投資累計3150億美元，超過美國在中國、印度和韓國的投資總和。

美資對新加坡的投資是對香港投資的數十倍，照理說應該「第一時間表達關切」吧？針對外國地區商會會長的行為，難道美國不會感到「憂慮」嗎？相關規定基本上「繞過」法庭，平日開口閉口必稱法治的美英當局，

難道不發表聲明？到底是因為他們不敢破壞新加坡的國家安全，還是他們對香港「心懷不軌」？

## 美英國安法律更嚴苛

其實，相較於新加坡的《防止外來干預法令》，美西方的相關國安法律不遑多讓，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美國和澳洲均立法要求當本地和外國團體或個人建立一種「代理人」和「境外委託人」關係，及在當地進行政治或其他訂明活動時，要作出登記的制度。英國在去年通過的《2023年國家安全法》引入一套「境外影響力登記制度」。加拿大於2023年就建立「外國影響透明度登記制度」進行諮詢，獲得普遍支持。

但只要美西方政客認真翻一翻23條立法建議，便能發現，根本就沒有這一套「登記制度」。諮詢文件指出，經審慎考慮後決定不引入類似制度：認為現行《社團條例》下基於維護國家安全所需可禁止社團運作的機制已為社會熟悉，而該機制亦具備相關運作經驗，因此，建議透過訂立「境外干預」罪以及完善規管及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組織運作的機制，針對性地處理有關問題。而所有定罪，都必須經過法庭審理，被告不服可以向高等法院、終審法院上訴，而不是保安局長。

由上可見，美西方根本就不在意23條立法，也根本沒有認真看過23條立法建議，不管23條立法如何寬鬆、如何保障人權法治，他們根本不想認同，所有關心的，就是要進行意識形態的抹黑。對於廣大香港市民而言，從此可進一步看到美西方可恥的雙重標準，也進一步堅定了支持23條立法早日通過的決心。

# 團結各界做好新法例解說工作

靜思明路  
朱柏陵

幾天前，筆者和一位從事保險業的朋友聚餐，提及到最近生效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她跟我說，其內地客戶認為，在《民商事安排》生效後，內地便可以直接充公當事人在香港的資產。我聽到這個謬誤，當然馬上向她解釋《民商事安排》只涉及內地和香港民商事案件判決的相互認可和執行。是否在香港執行內地法院的判決，只是當事人的選擇，完全沒有所謂的「充公資產」。我也跟我的朋友說，如果需要的話，我非常願意為他們業界作一個分享會，釐清對《民商事安排》的謬誤。

事後我不禁在想，其實在安排生效時，律政司已經就上述謬誤作出解釋，但還是未能完全消除這種誤解。也許，單靠靠政府，很難完成深入向不同階層和界別傳達正確訊息。

特區政府現正就基本法23條立法展開公眾諮詢，舉辦多場面向不同界別（包括商界）的諮詢會，解釋立法建議及消除各種誤解。如果細閱諮詢文件，便會發現文件本身已經詳細地解釋了很多公眾疑慮，而且比較和參考了很多外國（主要是西方）的國安法條文。

政府這次的諮詢工作，實在是值得讚許。雖然諮詢會涵蓋了不同界別的人士，但很多沒有出席諮詢會的人，還是可能沒有得到政府的信息。而且，出席諮詢的人士，也不一定會把在諮詢會得到的信息，帶到本身的行業中。政府亦資源有限，也未必能針對性地向個別界別解說。

## 助釐清社會各界對新法例的疑慮

因此，本人不禁在想，如果律政司能聚集不同界別有心人人士，成立一個「新法例推廣督導委員會」，以後當有重要的新法例推廣時，便集結委員先向他們解說，再由委員組織各自界別的解說會，針對性地釐清各自界別對新法例的疑慮。這些委員本身就是行業中的人，由他們向各自行業解說，效果更佳，而且說法亦可以和政府一致。委員會同時也可把更多聲音帶到立法過程中。

類似的委員會其實一直存在。例如，律政司轄下的「法治教育督導委員會」，去年12月曾舉辦「法治教育領袖培訓計劃」，向地區領袖解說香港法治，培訓他們日後在地區推廣法治（即train the trainer）。筆者也曾作為導師，參與上述計劃，效果甚佳。

因此，筆者認為，律政司可考慮成立「新法例推廣督導委員會」，集結來自不同界別的有心人，和政府一起對內和對外做好重要新法例立法的解說工作，杜絕別有用心的人抹黑新法例的機會。

香港執業大律師、民主思路理事

# 穩固中美經貿大局是拜登唯一正確選擇

國際關係  
張敬偉

春節前，中美經濟工作組在北京舉行會議，這是工作組去年9月成立以來的第三次會議。從雙方會後通報看，兩國交流是「深入、坦誠、務實、建設性的」。困擾中美經貿關係的問題，包括美對華加徵關稅、雙向投資限制、制裁打壓中方企業等，中方都當面向美方表達了關切，雙方同意繼續保持溝通。

從兩國成立經濟和金融兩個工作組，到去年11月中美元首在舊金山會晤並達成重要共識，中美關係雖然存在結構性矛盾，但兩國元首確認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拜登政府也認可中美經貿關係的相互依存和穩定中美經貿關係的「重要性」。

但是，中美經貿關係大局或被美國大選年的政治惡鬥滋擾，甚至毀掉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拜登政府基於政治正確，在

對華關稅政策、高科技封鎖以及禁止對華科技投資，要麼用「國家安全」搪塞，要麼用「非脫鈎而是去風險」來辯解。這造成了拜登政府對華經貿政策的分裂，不僅影響利益攸關的中美經貿大局，也拉低拜登總統選情，甚至為競爭對手特朗普「做嫁衣」。

拜登政府繼承了特朗普時期的對華加徵關稅政策。是否取消該政策，拜登政府並沒有給出答案。這成為特朗普引以自豪的政績和製造輿論噱頭的由頭。

1月29日，特朗普表示正在探討對所有中國商品加徵60%關稅的可能性。在此之前，特朗普曾經提出對3萬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10%關稅。此外，他和他的團隊也正在研究是否對歐盟商品加徵關稅。

關稅成為特朗普參與大選的有力武器，以強化特朗普「美國優先」的政治主張，當然也是對法拜登的大殺器。既然拜登政

府繼承了特朗普時期的對華關稅政策，拜登政府的關稅政策就顯得缺乏「自主性」，在兩黨比誰「更反華」的炒作中，特朗普團隊佔了先機。

這給拜登政府敲響了警鐘，如果拜登政府繼續執行特朗普時期的對華關稅政策，不僅證明「特朗普主義」的政治正確，而且也鼓勵特朗普和其團隊拋出更不靠譜的關稅政策。如前所述，特朗普已經這麼說了，對華所有商品加徵60%關稅只是第一步，對歐洲加徵關稅政策已在醞釀，對澳洲兩個鄰國的關稅政策以及三方貿易協定也將成為特朗普的「下一個」。至於日韓兩個東亞「小夥伴」，特朗普除了祭出關稅武器恐怕還會有安保詭計，當然也少不了對北約盟友的安保威脅……

由於美國關稅政策因為黨爭內涵而缺乏連續性，拜登政府重建美國領導力的努力或化為烏有。即使拜登連任成功，美國

的西方盟友也對美國失去了安全感。如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將使西方世界再次分裂，美國也很難繼續維持在全球經濟秩序的主導力。

更糟的是，拜登留下的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兩個爛攤子，也將讓歐洲和中東陷入持久的地緣政治亂局。因為「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既不會為烏克蘭提供金援和軍援，也不會為歐洲安全背書。被拜登免除的歐洲商品加稅政策，也會成為特朗普的選擇，甚至對歐洲加稅政策還會加碼。

對華關稅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只有下決心取消，才能和「特朗普主義」進行分割，保住自己的政績基本盤。不客氣講，拜登的烏克蘭和中東兩大地緣政治戰略，已經完全失算。中美關係止跌回穩是拜登最大的外交政績。此外，拜登取得的經濟成果，如美國消費動力不減和看得過去的經濟增長，也和中美經貿關係依然維持緊

密聯繫密切相關。

中美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和中美兩個經濟小組的機制性會談，凸顯中美兩強大戰略符合美國長遠利益。拜登政府堅持戰略定性，不為大選年的反華喧囂所滋擾，堅持中美關係戰略走向，才不會為特朗普所綁架，守住民主黨基本盤。不要忘了，特朗普對華加徵更多關稅的同時，也強調和中國「和諧相處」。

這也意味着，拜登政府穩住陣腳，守住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大局和好局，才是拜登政府的應有之義。而且，拜登政府果斷取消特朗普時期的對華加徵關稅政策，才能擺脫特朗普的綁架，形成清晰理性的經貿政策，不僅獲得美國建制派的支持，也能穩定中美經貿關係的走向，並安撫歐洲、日本、韓國、澳洲、加拿大等美國主要貿易夥伴，消解美國盟友貿易夥伴對「特朗普主義」的焦慮。國際關係學者